

現代文庫第二輯

論共產主義

謝章
幼偉
翁張
文其
瀨昀
著

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行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六月初版

現代文庫第二輯

論共產主義

定價國幣壹元貳角

(外埠酌加匯費運費)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著者

謝幼偉 翁文灝
章 巽 張其昀

編輯者

張 其 昀

發行人

徐 公 廩

發行所

上海九江路二一九號
華夏圖書出版公司

印刷者

上海丹陽路一四〇號
華夏圖書出版公司印刷廠

現代文庫凡例

本文庫之性質爲中華百科全書之始基，將世界學術最新之知識，析爲數千題目，分請大學教授及各科專家執筆，內容注重精約，力求引人入勝，期於讀者極有裨益。現定每月刊行一輯，每輯十冊，每冊長約萬言，敬以富于權威之優良讀物貢獻于全國學校家庭機關團體及各圖書館。

華夏圖書出版公司敬啓

論共產主義

謝幼偉 翁文灝
章 巽 張其駒

羅素評馬克斯

謝幼偉

馬克斯 (Karl Marx) 在哲學史上無地位，有之，當曰現代英哲羅素 (Bertrand Russell) 近著之「西洋哲學史」始。(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1945) 羅素此書，自哲學專家言，主觀色彩過濃，偏見過重，或非一種優良之哲學史，然自一般讀者言，文筆流暢，深入淺出，能言人之所未言，見人之所未見，新意絡繹，最足啓發思想，引人入勝，不失爲一種傑構。普通哲學史家縱有論及馬克斯者，然決不爲馬氏專置一章，以論其說也。羅素不然。彼獨爲馬氏專闢一章，暢論其說。羅素在英美素有過激派之目。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時，彼曾因反戰而入獄。在英美守舊派眼中，彼固一左傾份子也。然自傾向蘇聯之馬列主義者言，彼則仍爲一頑固派，仍未完全擺脫其貴族階級之意識形態。彼爲右派所斥，亦爲左派所拒。美國天主教徒不歡迎之，蘇聯人士亦不歡迎之。如實以言，羅素思想與馬克斯有連誼，無可否認。置其純粹哲學不談，彼關於政治、社會、宗教、以及教育等問題之作，隨處皆可發現馬氏思想之流露。彼爲右派所斥，故即在此。唯其純粹哲學，即與馬氏背馳。彼不能接納馬氏之唯物辯證法，亦不能完全接納馬氏之經濟史觀。彼有其獨自主之哲學主張。彼爲左派所拒，故即在此。惟自純正之自由主義者言，羅素即爲一典型人物。不論左派或右派，其所以攻擊羅氏者，均有偏激之嫌。吾人雖不必同情羅氏之哲學主張，然對於羅氏所以批評馬克斯者，即不能不同情之。本文

之作，在以羅氏近著哲學史爲主，及其十餘年前所著之「自由與組織」(Freedom versus Organization 1934)一書爲輔，而述其對馬氏哲學之批評。此二人思想之異同，不難由此而窺見一斑。以目前思想界之混亂，羅氏之說，或可有一種澄清作用也。

羅素近著「西洋哲學史」，其第二十七章，即爲專論馬克斯哲學之一章。羅氏之重視馬氏，此爲明證。羅氏認爲馬氏哲學，不易加以分類，亦即不易視彼爲哲學上之某一派。一方面。彼如英之霍斯慶(Thomas Hodgskin)然，乃哲學過激派(Philosophical Radicals)之一種，以理性主義爲根據，而反對浪漫派者，另一方面，彼又爲重振唯物論之一人。彼將唯物論加以一種新解釋，及使唯物論與人類歷史發生一種新聯繫。同時，從某一方面言，彼亦爲偉大系統之建立者之最後一人。彼乃黑格爾(Hegel)之繼承者。如黑氏然，彼相信人類進化可爲一種合理公式所總括、所說明。馬氏哲學與此三方面均有連誼，如重視其一，而忽略其他，即不足以窺見馬氏哲學之全貌。時人多僅視馬氏爲唯物論者，此在馬氏，雖不否認，然在羅氏，必認爲非真知馬氏者也。

馬克思之思想，有如英之邊沁(Bentham)與穆勒(James Mill)，與浪漫主義絕緣。彼以科學化爲目標。彼之經濟學，即自英國古典派之經濟學而來，唯將其動機加以改變。古典經濟學者，有意或無意間，以資本家之福利爲目的，而與地主及勞工之福利相對立。馬氏反之，力謀代表勞工階級之利益。馬氏幼年雖充滿革命熱情，然彼之熱情並不完全消滅其理智。彼之議論，永不訴諸超乎科學之直覺，而常欲訴諸證據，訴諸客觀事實。成功與否，雖有問題，馬氏意向，固如是也。

馬氏每自謂爲一唯物論者，然此非十八世紀唯物論之一種。馬氏之唯物論，因受黑格爾學說之

影響，自名為『辯證的』(Dialectical)。此與傳統唯物論有重要之區別，而與現代所謂『工具主義』(Instrumentalism)較為接近。馬氏認為傳統唯物論誤認感覺為被動，因而將活動加諸於對象。此在馬氏，實不謂然。依馬氏見解，一切感覺或知覺，皆為主體與客體間之一種交感。離開知覺者之活動之純粹客體或對象，僅為一種粗糙之質料，而此質料在被知之歷程中則受改變焉。知識在被動靜觀之舊義上，乃一種不真實之抽象；而實際發生之歷程則為處置事物之歷程。馬氏因曰：「客觀真理是否隸屬人類思維之問題，非一種理論問題，乃一種實踐問題。思維之真理，亦即實在與權力，必須在實踐上加以證明。與實踐分離之一種思維，其實在或非實在之爭論，實純粹經院派之問題。……哲學家曾以各種不同之方式解釋宇宙，然真正之工作則在改變之」。(見馬氏著「費爾巴哈論」Eleven Theses on Feuerbach)。

對上述馬氏言說，羅素加以解釋。羅氏認為馬氏之意在否認一般哲人關於知識歷程之說。依一般哲人意，在求知之歷程中，知之對象不變，一切適應工作全為知者一方面之工作。馬氏不以為然。馬氏認為主體與客體，知者與被知，均在繼續不斷之互相適應歷程中。馬氏名此種歷程為『辯證的』，以其永不完全成故。因而英國經驗派所謂感覺之實在必為馬氏之說所否認。經驗派所謂感覺，馬氏或將名為『察知』(Noticing)，以『察知』涵蘊活動。馬氏可謂吾人僅『察知』事物，而視『察知』為動作歷程之一部。任何關於知識問題之理論，如忽視動作，即成為一種謬誤之抽象。換言之，馬氏視知識為主觀與客觀間互相適應之一種歷程，而此種歷程則以動作為主要。而作之成功，即為客觀真理之證明。在此一點，馬氏或為美國實用論及工具主義之先驅。惟此種知識觀，馬氏本人並未加以重

視，故羅氏亦未直接加以批評。吾人因羅氏之反對實用論，自亦知羅氏必反對馬氏此種知識觀也。（關於對實用論之批評，讀者可參閱作者「實用論述評」一文，見「思想與時代」月刊四十五期。）

羅氏繼進而敘述馬氏之歷史哲學。彼謂馬氏之歷史哲學乃黑格爾哲學與英國經濟學之結合產品。如黑氏然，馬氏認為宇宙乃依照一種辯證公式而發展，而此種發展之動機力為何，則二人意見，完全相左。黑氏視此種發展之動機力為『精神』，所以促使人類歷史依照辯證階級而發展者，即為此種神祕性之『精神』。至『精神』何以必須經歷如是之階段，原因不明也。馬氏辯證法，除某種必然性外，則無此種性質。馬氏視宇宙發展之促動力為物質而非精神。所謂物質，又為特殊意義之物質，而非原子論者毫無人性之物質。因而馬氏之所謂促動力，實為人類對於物質之關係，而其最重要部份，則為人類之生產方式。換言之，在馬氏，促使人類歷史進展者，乃人類之生產方式。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之宗教、哲學、藝術及政治，悉為此種生產方法之結果。由是馬氏之唯物論，實際乃成為經濟學矣。

馬氏名其說為唯物史觀。此種唯物史觀，羅氏認為含有重要真理之成分，且自認彼之哲學史，即受此說之影響。唯馬氏此說，如其原狀，羅氏不能接受也。唯物史觀雖含真理，然決非真理之全。唯物史觀之應用有其限制。若視為毫無限制而應用之，即將造成莫大之錯誤。唯物史觀能解釋歷史上之某一方面，然決不能解釋歷史上之每一方面。經濟為歷史進展之一重要原因，然決非其唯一原因。依羅氏意，馬氏之錯誤有二：一為解釋歷史所必須注意之社會環境，政治與經濟有相同之地位。此等環境與權力有關，而財富則僅為權力之一種形式。二為當某一問題成為精細而專門時，則社會原因之解

釋，即大半不能應用。關於前一種錯誤，羅氏在所著『權力』(Power)及『自由與組織』等書上有較詳之批評，在哲學史上則略而不談。關於後一種錯誤，羅氏即從哲學史方面在此一書有較詳細之批評。茲先根據羅氏哲學史述馬氏之第二錯誤，然後根據『自由與組織』一書述馬氏之第一錯誤。

羅素認為如吾人以唯物史觀應用於哲學史，則唯物史觀所能說明者，為哲學上之一般趨勢，所不能說明者，則為哲學上之專門問題。以哲學上之一般趨勢言，吾人可謂在寬泛意義上，希臘哲學，自古代以迄亞里士多德，所表現者為適合城市國家之心態。斯多噶學派所表現者，則為適合一種世界性之專制主義之心態。中古經院派哲學則為教會組織之一種理知表達。近代哲學，自笛卡兒或洛克以降，所表現者，則含有商業上中等階級之偏見。至馬克斯主義與法西斯主義，則為適合現代工業國家之哲學。此種解釋，自可視為真理。但涉及哲學上之專門問題時，則唯物史觀之解釋，即有問題。以哲學上之普遍問題(Problem of universals)而論，此一問題首先討論之者為柏拉圖，繼則亞里士多德，經院派哲人，英國經驗派，以及現代邏輯家，亦討論之。以上哲人之討論此一問題，所以影響其意見者，自有偏見存焉，無可否認。如柏拉圖為巴曼尼底斯及希臘宗教所影響，因而需要一永恆世界，不能相信無常現界之真實。亞里士多德較重經驗，故對日常生活世界無惡感。現代潛底經驗論者有與柏拉圖相反之偏見，憎惡超感覺世界，而力謀不相信之。但此種相反之偏見皆為恆常者，與社會組織僅有一種頗為遙遠之關聯。吾人極難據此即謂社會組織影響上述哲人之意見。有人謂『永恆之愛好』(Love of the Eternal)乃有閑階級，恃他人之勞力而生活者，之一種特徵。此可疑也。蓋愛好永恆之哲人，如伊壁特杜斯(Epictetus)，如賓斯挪沙(Spinoza)，皆非有閑階級之紳士。反之，愛好永恆，設

想有無爲之天國者，或爲工作厭倦，僅希望休息之工人。故若是之辯論，實爲無益。且進至普遍問題細節上之爭論時，雙方均能成立一種論證，而使對方承認爲正確。亞里士多德批評柏拉圖此一問題，有若干批評幾於普遍爲人所接受。近代哲人發展一種新技術，亦曾解決此一問題上不少附屬問題。不久之將來，邏輯家或能確切對此一問題有共同之見解。試問此與社會組織有何關係？再以上帝存在之本體論證 (Ontological argument) 而論，此一論證首爲中世紀哲人安沁 (Anselm) 所創立，後爲多瑪斯，阿葵那斯 (Thomas Aquinas) 所拒絕，隨爲笛卡兒所接受，又爲康德所排斥，重爲黑格爾所建立。唯不論接受之或拒絕之，此皆純粹專門問題，而非品性或社會組織問題。社會組織決非接受或拒絕此一論證之原因。蓋拒絕此一論證不等於否認上帝之存在，否則，阿葵那斯決不拒絕之也。復以唯物論之問題而論，唯物論可有各種不同之意義，而馬氏本人即曾更改其意義。唯物論真偽之爭，所以能延續不斷者，實由此一辭之界說不明。如此一辭之界說確定，則依某一界說，唯物論決定爲偽；依另一界說，雖無積極理由視唯物論爲真，而唯物論可以爲真；更依另一界說，可有贊同唯物論之理由，而理由却非圓成者；但此一切皆爲哲學上之專門問題，與社會組織絕無關係。可見欲以社會組織，以經濟結構，說明哲學上之專門問題，自爲幻想。總之，羅氏認爲傳統哲學乃由兩種極爲不同之原素構成：一爲科學或邏輯部分，一爲人類情感或興趣部分。前者不大受偏見或社會組織之影響，而有成立共同意見之可能。後者則意見紛歧，入主出奴，各有理由，而各無確證。馬氏唯物史觀所能應用者，僅爲哲學上之後一部。即此馬氏之說，仍非極成。緣所以決定此一部哲學者，尙有其他社會力，而非僅爲經濟力也。由是吾人可進而論及馬氏之第一錯誤。

羅素「自由與組織」一書，主旨即在否定馬氏之唯物史觀，否定經濟為歷史進展之唯一原因。彼在是書序言上稱：「本書企圖追尋自一八一四至一九一四百年來政治變遷之主要原因。此等主要原因，余覺有三種：即經濟技術，政治理論，與重要人物。余不相信任何一種原因能被忽視，或能解釋為其原因之一種結果。非有某某傑出之發明家存在，則經濟技術不改變如所已改變者。民族性之信仰，與大部統治階級之主張民主，對歷史事件有重大影響，然此不能完全溯其原因於經濟也。英美過激派曾接受自由競爭為進步之主要動力，此無疑以經濟為主要理由，然此亦顯與新教主義有關聯。以故，經濟技術雖必須視為十九世紀變遷之最重要原因，然不能視為唯一原因；特別人類區分為各民族之理由，更不能由經濟技術而加以解釋」。政治變化不能以經濟為唯一原因，即其他變化亦不能以經濟為唯一原因。歷史進展之原因至多，亦至複雜，決不能重視其一，而忽視其他。即以蘇俄革命之成功而論，羅氏認為如無列甯此一人，則蘇俄革命亦未必能完成其所已完成者。因曰：「歷史能有各種不同之觀點。如吾人慎擇事實，則吾人能創造若干普遍公式，足以包括充足之根據，使吾人覺其為適宜。不過度莊嚴，余可提議下列一種關於工業革命原因之不同理論：即工業主義之原因由於現代科學，現代科學由於迦利利奧，迦利利奧由於哥白尼，哥白尼由於文藝復興，文藝復興由於君士坦丁堡之陷落，君士坦丁堡之陷落由於土耳其人之移居，土耳其人之移居由於中亞細亞之乾燥。故尋覓歷史原因之主要研究為「水路學」。其所以譏諷馬氏者，實至明顯。必謂歷史變遷，僅由經濟。其他原因，不足重視，揆諸事實，固極錯誤者也。

馬氏之唯物史觀，羅氏雖不完全贊同，然尚認其說含有真理，亦即尚有可取處。唯馬氏自黑格爾

而得之辯證法，則羅氏認為絕無可取。羅氏極不贊同黑氏之辯證法，此為羅氏之偏見，吾人並不同情。然羅氏謂馬氏實不需要黑氏之辯證法。以馬氏之社會主義言，除去黑氏辯證法，當較為有利。此則或較近真。蓋黑氏辯證法中正，反，合之進展對馬氏有興趣者，僅為視封建社會為正，資本主義為反，而共產主義為合（或否定之否定）之一組，外此皆非馬氏所關心。馬氏因見百年前英國工業社會之殘酷，認為此種制度將由自由競爭發展成為資本家之壟斷，而此種不公道事件勢必引起平民階級之反抗。彼因主張，在徹底工業化之社會內，私人資本主義之唯一代替，即為土地與資本之國有。然此等言說，皆與哲學無關，殊無運用辯證法之必要。且辯證法上之樂觀主義，即歷史必向進步之途而趨，亦與馬氏之無神論不相容。緣此種宇宙進步之樂觀，唯有神論始能維持之。總之，羅氏認為凡馬氏自黑格爾而得之一切哲學成分，均不合科學，亦即無理由認之為真。作為一純粹哲學家言，馬氏有極嚴重之缺陷，以馬氏過重實際，過為其時代問題所糾纏，自不能曠懷冥會，而窺見宇宙人生之真相也。

羅素與馬克斯同為近百年來思想界之怪傑。以思想之影響力言，羅氏尚不如馬氏。以思想之正確而較不偏激言，羅氏自勝馬氏一籌。羅氏雖亦推崇馬氏，然對馬氏學說，則多不表示同情。羅氏所最不同情馬氏者，首為辯證法，次為唯物論，又次為唯物史觀。至馬氏之政治與經濟主張則羅氏較有同情之表示，年來國人於馬氏之說，多不分皂白，非全部固拒，即全盤接受，毫無辨別簡料之力。學者中更多喜言唯物史觀者。雖哲學專家近亦有思以政治力量說明哲學，陷入馬氏相同之謬誤中而不自覺者。足徵國人思想自主，殊有問題。思想不自主，對外來學說，常盲目接納而不加以批判。目前思想

者之混亂，此爲主因。求如羅氏之眼光如炬，洞察纖微者，不可多得，此可哀也。今後我國思想界之出路，自必以思想自主爲前提。因述羅氏之所以批評馬氏者爲例，而冀國人注意焉。

美國及蘇聯兩種政治思想的衝突

翁文灝

中國政府及國民抱著精誠建國的信念，在長期抗戰克告勝利之後，召集代表，製定憲法，定期實行，其目的是要奠定民主政治的制度，達到長治久安的基础。但是政治制度，導源於政治思想，思想不同，制度也因之而改變。不幸的是，在此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兩種根本不同的思想正在衝擊爭鬥，目前是一個「兩大相持」的局面，流波所激，中國自然受其威脅。願在我國憲政初創的時期，敘明二種政治思想的意義及其分別。

美國的思想，實在導源於歐洲，譬如英法瑞比荷意等國都在其中。就是納粹黨未當權以前的德國，未受蘇聯控制以前的捷克，正在努力支持的瑞典丹麥等國，也都在同一規範中。現為措辭簡化起見，以美國作為代名。

在這種思想中，第一基本是人權，大家公認，每一個國民都有其思想及行動自由的天賦權利，這是神聖至上，不能被剝奪的。第二是民權，何謂民權呢？政府以及一切制度，都為全國國民的利益而設施，如有違反國民利益的，便沒有存在的理由。第三是國基，以國家的存在為全國國民生存發展必要的條件，必須種種努力保持鞏固，不能聽受任何損失。以上三點，是為近代政治思想的精義，也是民主政治的基础。多少國家，屢次改革，爭鬥，都為達到此目的。

中國近代的政治思想，也全由此思想脫胎而出。本此思想，所以才推翻帝制，建立民國，打倒落伍的軍閥，政客，創造根據主義革命建國的政府，亦因此思想所以要全國國民投票選舉，建立尊重民

權的憲政。數十年來，雖然循序推進，但是效率實在太低，甚至於可以說不够，但大體說來，總的方向，確是希望向民主的大道推進。

蘇聯原由共產主義的革命推翻帝俄，建立了蘇維埃制度。蘇維埃主義的運用，在初期改革時，先以農工兵爲主體，打倒地主及一切資產階級。嗣復特重勞工與農民。等到資產階級已經消滅，新的經濟已有基礎之後，便發布憲法，名爲全民政治，亦自命爲世界最真實最澈底的民主主義。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，蘇聯力圖擴展，與其他各國利害不同，與朝氣方新的美國，更如楚漢對峙。因之，政論家互相責難，更顯兩方面政治思想的截然不同，無法一致。

蘇聯方面的思想，不但見之報章雜誌的文字很多，而且重大政治家如同 Zhadanov 及 Molotov 都會在正式會議席中聲言，美國及英法等國的政治，爲假裝的民主 (Pseudo democracy)，落伍的制度 (Out of date)，公開相責，毫無顧忌。這一點很可注意，由美國式的民主思想所產生的政府，其立法機關中必須多黨並存。當選較多之黨，可以因民選而執政，但當選較少的政黨，至少在立法機關之中，仍能保留少數黨的地位，監視多數黨的行動，發揮反對方面的見解，使全國國民能認清事理的真相。這種狀態，是美國式思想認爲民主制度必須具備的條件。蘇聯的憲政，在憲法上，雖沒有明文規定一黨專政，但在事實上，除了共產黨之外，確沒有任何其他政黨的參加。所以儘管鼓吹真正的民主，爲大衆爲集體的行動，實際上，蘇聯的政權，實在並沒有依法變更或各黨討論的可能。蘇聯的政治家對於此點，曾經辯護，說並不是不容許他黨，實因蘇聯的歷史，及蘇維埃政體，已使一切資產階級完全消滅了。這種說法，比之美式的民主，當然背道而馳。

因爲思想的出發點不同，更加重了美蘇兩方利益的衝突與鬥爭。表現最明顯的是去年九月間歐洲九國共產黨聯合新聞局（Cominform）成立時，所發表的那篇宣言。這個共產國際聯合機構的受蘇聯兩個要人 Zhadov 及 Malinov 所推動，而由九國共產黨代表所共同組成。宣言內說：現在世界顯然分爲井然不同的兩方，一方是真正民主的蘇聯和意旨相同的其他各國，又一方是號稱民主實在富具侵略野心的帝國主義國家。此種國家以野心最大的美國做首領，英法等國亦跟着佔他國，動搖國際和平。所以爲維持正義起見，只有蘇聯和其他真正民主各國聯合起來，以抵制美國集團的侵略。這是一個多麼令人驚異的主張，但確是由歐洲共產團體所正式發表的宣言。

在美國方面當然引起反響。所以美國國務卿在國會討論經濟援歐方案的席上，因有議員詢問是否確有事實證明蘇聯決心反對美國援歐，國務卿馬歇爾（Marshall）即根據此等宣言，證明蘇聯意本蔑視其他國家的主權與獨立，而要無限制的收歸蘇聯的極端控制，所以蘇聯不顧大戰受累的国家，因得美國物質援助而恢復繁榮，却正欲利用他們貧窮而紊亂的狀態，播散共黨種子，造成蘇聯勢力。雙方意見，真是針鋒相對，毫不相容。

蘇聯的政治制度及思想，英美方面都名爲極權制（Totalitarian）與戰前意大利的法西斯及德國的納粹性質相同。並且認爲施行極權制的國家決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存在，而且因爲此種政治以少數權要的光榮與成績爲中心，勢必貪多無厭，成爲不斷向外擴展的侵略國家。因此認爲第二次大戰以後，世界未能真正和平，各國仍須發揮大量武裝，其中的主要的原因，實在蘇聯國內的政治不善，與對外的野心無盡。

在此兩大對峙的局面之下，中國的地位，介處其間，勢必受其影響，因而心理騷動，思想紛歧，地方紛亂，一方面中央政府本歷來實行憲政的方針，用美國式的方法還政於民，布法施政。另一方面，共產黨本蘇聯所傳的教義，以新民主主義相標榜，破壞已成的規模，脫離歷史的一環，烽烟四起，民不聊生。因美蘇思想的紛爭，促成中國政治的混亂，因果關係，實在非常顯明。

在此種局面之下，我國欲求政治的安定，必須靠恃心理的鎮定，和思想的澄清。蘇聯的積極建設迅速復興的精神，我們應該仿學，但他的政治思想及其制度，實是與衆不同，另成一格，既不是近代演化所得民主政治的正規，亦決不是中國此時所應走的途徑。中國建國大計要能高瞻遠矚，要看清歷史的動向，明察實際情形，才能妥定取捨，確定應走的方向。方向既定，自當共同一致，挺步向前，決不可迷途致誤，亦不可歧途興悲。

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之衝突

章 巽

——一個英國工黨黨員的看法——

今日世界的思想戰爭中，一方面有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衝突，一方面又有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衝突。過去有許多人誤認為共產主義者就是社會主義者；但最近東歐各國共產黨所發動組織的新共產國際情報局，却對於資本主義和各國的社會黨，同時加以攻擊；而蘇聯的廣播宣傳，也將英國工黨政府的領袖艾德禮和貝文，列入「人民公敵」的名單中。不錯，社會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的經濟哲學，都主一切生產的資源應歸公有，也都反對以利潤為目的的私營工業制度。然則為何彼此水火，至於今日之甚？

本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紐約時報雜誌，載有一文，作者為英國工黨黨員威廉斯（Francis Williams）曾任 The London Daily Herald 主筆，不久以前並曾任英首相艾德禮的社交顧問。該文對於上述問題，有所解答，茲特節譯如下。

共產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的基本不同，由於：（一）社會主義者相信，各種的社會變革，可以經由議會制度和民主的方法獲得，而且也應該經由議會制度和民主的方法獲得。這所謂民主兩字的意義，就是現時西歐和美國所公認的民主。（二）相反地，共產主義則相信，各種社會的變革，其獲得的途徑，只能先求奪取權力，然後隨之以無產階級的獨裁。（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）

從歷史上說起來，共產主義盛行的地方，其傳統的政制都是一種專制政府；而社會主義發達的